



小学二年级时,儿子说:妈妈,今天我不想上学。

那是跟往常一样的早晨,我帮双胞胎兄弟背好书包装好水杯,爸爸准备送他们去学校。穿鞋时,佐突然提出这个要求,我和他爸爸一愣,弟弟佑也问他小哥为什么?

看见他有点眼泪汪汪,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,我立刻说:好!妈妈给你请假。不知道当时我想到了什么,甚至都没来得及反应。我一直说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,总是在关键时刻如有神助,直觉帮助我处理了很多来不及思考的问题。我也感谢他们的父亲,关键时刻总能配合我,保持父母意见一致。

我当时说:不想上学很正常啊,大人还有时不想上班呢!我真的想起有时自己早上起来莫名其妙不想去上班的样子,其实就想偷个懒。谁没有过想装病不去上班的私心呢?跟这个孩子现在的状态有什么区别吗?

孩子有点蒙,毕竟这是他第一次经历这个事情,他懂得,按常理学生是

立冬后,中医进入一年最忙的季节,苏浙沪很多人信奉冬天进补春天打虎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们单位还在杭州市中心国货路的老房子里。每年冬天,朋友兼作者袁大梁就会抽空来一趟。袁大梁是个中医,祖传的。为我们副刊写文章是他的业余爱好中的小项,他还玩古董。他的文章,写得又慢又好。慢是因为你催不来,他高兴了才写;好是他的文章活色生香,像他说话一样。

杭州人那时开始流行冬令进补膏方,我和同事林之每年也去买阿胶核桃来做膏。我们中午在办公室拖张旧的骨牌凳,弄把榔头,笃笃笃敲大核桃。南方人喜欢小核桃,但阿胶膏例外,非大核桃莫属。

大梁知道后就说,你们这是吃光面,吃吃饱而已;要想效果好,要加中药。他说女人像棵桂花树,年年开花不浇肥,花儿就越来越少,年份一长,就人老珠黄“霉干菜”了。来,我给你们开个方子,趁冬天肥料哗啦啦地浇落,明年就有力道开花了。他一来,楼上楼下的同事就在会议室里排队等他开膏方。

膏方,分荤素。有些素食者不碰荤,中医就用素方,从前素方叫膏,荤方叫胶。素方用桑葚、覆盆子或金樱子为膏体。据说杭州中医院创办者之一的名医叶熙春,就很会开素方。

荤方用胶,《神农本草经》就有记载。汉朝时的阿胶用的是牛皮。

但牛在古代太有用了,拉车、运货、耕田,是天下功劳第一大的牲畜。唐朝时,《千金方·食治》记载牛皮、马皮、驴皮均被用来制阿胶。后来战事多,牛皮用于制造甲胄、弓弩等,牛被官府定为战略物资。牛一被军管,百姓就不能随便杀,中医做药,到宋朝驴皮就成了制胶的主要原料。

驴皮和牛皮互换,哪个功效更好呢?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将驴皮阿胶列为“圣药”,大家

没有理由不去上学的,他的心理预期一定是妈妈爸爸会不高兴,会立即变脸,甚至粗暴地质问他为什么。我诚恳地说:是真的,妈妈同意,爸爸也同意是不是?他看得出我们这对大人不是撒谎的眼神(孩子是什么都看得出来的,大人经常自以为是,以为自己伪装得很好),突然脸色就从阴转晴——孩子可真不会装啊!他说:我还是去吧!然后就痛快地跟着爸爸和弟弟下楼了。

孩子上学了,我能够静静地享受早餐,同时回想这个问题。人性是流动的善变的,人性的弱点也没有什么天大的差别,男女老少皆如此。当我设身处地从孩子的角度看问题,他们的貌似不合理就都有了合理的理由,因为从个人的角度出发,一切存在即合理,不合理的却是周围人的审视。也许他想要的就是那份理解,而非真的不去上学。他认为妈妈理解了他,上学与不上学可能就不是问题了,他有了被理解的共鸣,就没有负担地去学校了,也许,这

孩子有点蒙,毕竟这是他第一次经历这个事情,他懂得,按常理学生是

威廉·燕卜荪被剑桥大学开除后,只好到伦敦做自由撰稿人。T.S.艾略特

邀请这个倒霉的天才为《标准》杂志写过一些书评。后来燕卜荪写《大师的风范》(The Style of the Master)纪念艾略特六十岁寿辰,回忆道:一九三〇年一次午餐后,两人在国王大街上步行,燕卜荪抓住机会请教一个一直让他焦虑的问题。“艾略特先生,你真的认为一个诗人有必要至少每周都写诗吗?你在那本《庞德选集》的序言中这么说过。”

艾略特看着两边来往的车辆,缓慢地回答:“我写那个段落时,心里想的是庞德。”停顿之后,接着说:“总体上看这个问题,我应该说,在许多诗人的情况下,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……是写得越少越好。”燕卜荪觉得这个回答太好

一整天他都会感觉快乐,因为他没有因为所谓的“无理取闹”被否定或被上纲上线。

他们的父亲回来时,我们沟通了这个问题,说你做得很对,如果我们强硬地逼着他去上学,他会一天都不痛快。接着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:谁让孩子来到咱家呢?这句话把我逗笑了,都说投胎是个技术活儿,那么我真心希望投胎之后的他们依然是技术高超的神手,父母兄弟好好精彩地演一场人间清醒和人间欢乐,岂不是人生之幸?至少认为自己没有白白来到人世走一遭吧。

我又想起弟弟佑三岁时的一件事:那是晚上九点多,已经过了睡觉时间,他要找一个玩具没找到,坚决不睡觉,非要找到不可,

## 多长时间写一首诗

张新颖

了,“他从我心中消除了一种重压”。

同样的故事在牛津也发生过

一次。一九二七年,大学新生斯蒂芬·斯彭德拜访高年级的W.H.奥登,奥登问他每隔多久会写诗,“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,我每天写四首诗。他惊呼道:‘真是文思泉涌啊!’我问他多久写一首诗。他回答说:‘我大约三个星期写一首诗。’此后,我便每三个星期只写一首诗。”

我在这里说到的三个年轻人,共同出现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九人诗选《新签名》(New Signatures)中,这本诗选集是伦纳德和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霍格思出版社出版的,一九二三年伍尔夫手工印刷了T.S.艾略特的《荒原》之后,霍格思再次站到现代诗的前沿,宣告现代主义第二代诗人的到来。

他认为他必须拿着那个玩具才能睡觉。我开始有些恼火,都几点了还不睡?但是孩子态度非常坚决,没有一丝一毫的妥协,那坚定的小眼神、无所畏惧所向披靡的架势,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。

我突然冷静下来,想起自己小时候,一次也是很晚了,我贪玩不肯睡觉,跟妈妈僵持很久不让步,最后妈妈一气之下把玩具从二楼窗户扔到外面,我跑下去找,天太黑没找到,就坐在楼下的煤池台阶上不肯回家,直到妈妈来找我并且保证明天早点叫我起床下楼找玩具,我才回家。

岂不是异曲同工?我立刻改变方式,对弟弟说:

妈妈今天保证给你找到,不找到我就不睡觉!然后我就铁了心给他找,我就不信找不着,晚点睡觉又能怎样呢?我在他们的玩具房翻箱倒柜,甚至

钻到他们卧室床底下,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真心真意钻到了孩子的心里,我变成了孩子自己:我三岁,我为找不到自己心仪的玩具感到难过。孩子的世界就那么大,在他的意识里,这个玩具就是比天还大的事,在这个他最

艰难的时刻,妈妈不帮他谁帮他呢?但是,那玩具就像长了翅膀,无影无踪。我说,妈妈到楼下客厅去找吧,可能白天在那里玩忘记拿上楼了。

孩子站在有围栏的小床上,突然就眼泪汪汪,他说妈妈不找了,我不喜欢那个玩具了,我要妈妈陪我睡觉。

那一刻我也感动得要流眼泪,我抱住他小小的身体,说妈妈明天一定给你找到。他说不要我要妈妈陪我睡觉。

如今我的儿子们都长大成人,读完了该读的书,走在该走的路上,我们依然能像他们小时候那样,母子父子之间坦陈心迹;他们喜欢的工作、喜欢的人,哪怕最难堪的最丢人的事情,都可以毫无保留告诉父母,因为父母都不能理解的事情,外人大概率更不能理解。但凡是人能想到的事情,甚至私欲,无论错与对、美或

## 西湖水嫩阿胶老

徐晓杭

才不争了。  
把胶叫成  
阿胶,是因为  
水。北宋沈括  
研究过东阿井的

独特成因,他认为济水(古代大河,与黄河、淮河、长江并称“四渎”)伏流地中,东阿正好是济水流经的地方。济水清澈质重,故可以治疗淤浊及逆上之痰,用其熬制的阿胶也格外道地。

李时珍认同沈括的说法。

至于驴,山东阳谷县有一座山,吃那里的草养出来的小黑驴,被公认为特别好,胶质厚。

老中医说,历史上,杭州胡庆余堂做的阿胶居全国第二,南京同仁堂的居第三。胡庆余堂的阿胶只有麻将牌大小,在冬天做,用山东的小黑驴加上余杭的大力泉水,后来用西湖水制作。

西湖边涌金门斜对面,有一堵高墙,与河坊街胡庆余堂那堵墙一样高,里面就是当年的制胶车间。把制作间放在西湖边是有设计的,胡庆余堂做阿胶很讲究也很残忍,他们把活的小黑驴用笞帚不停地打,打得黑驴皮下充血了,再把它用水溺毙,最大限度地保留驴血在皮上,将驴皮切下来后,置于西湖边的闸口上用流水冲上面多余的肉。驴皮是热性的,过去的西湖水是凉性的,用这个水泡驴皮,阴阳平衡,疗效更适合南方人。胡庆余堂的胶做成功后,丢入石灰缸,放3年,火气完全没了才好。

胡庆余堂清朝时做的阿胶,现在还存着一吨多,是他们的馆藏宝贝之一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采访过杭州市中医院的何少山,他们家族是传承何九香女科。何少山先生给我讲过一件事。他曾经受托抢救某个生产时大出血的病人,多少血输进去,就有多少血流出来,情况危急。他找来了一枝老参和三十年陈的阿胶,开了方子止血救了命。何先生说,阿胶越陈越值钱。

至于阿胶的药用,历代名医都有论述。阿胶是男女都可以吃的,现在的膏方,有一半是男人在吃。



天马行空 董少校作

国人爱养龟,古往今来,延绵不断。

这几年的“上海龟谷展”,年年火爆,即便高达上百万元的名龟,依然不乏买主,且爱龟养龟者不再是印象中的爷叔伯伯之类,年轻人已成主力军,女性爱好者也是巾帼不让须眉。互联网上,说龟、卖龟早已不是新鲜赛道,可谓又热又“卷”。

“温度”,是养龟的核心。龟是爬行类的冷血动物,秋末冬初,当平均气温低于20℃,基本就很少甚至不再进食,平均气温低于15℃,就得清肠,不可再喂,准备冬眠。当年孵化出的弱小龟苗、热带龟(如安布闭壳龟)、病龟,则需要加温过冬,恒温在28℃为佳(病龟恒温在30℃左右为宜,再对症治疗)。由此可知,想要爱龟少生病,诀窍就是保持温度平稳,尽可能减少温差。

由于强大的适应性和繁殖能力,巴西龟(学名“红耳彩龟”)已成为一种全球性入侵物种,在花鸟市场、公园门口等,最多最便宜的莫过于巴西龟幼苗,很多人养的第一只龟,便是巴西龟。它的竞争对手,则是国产的中华草龟和中华花龟,由于价格低廉、逢摊必见,故得“地摊三杰”之雅号。实际上,草龟

蕴含着国龟的灵动,尤其公龟,若是基因良好、饲养得法,成年后就可蜕变为“墨龟”。花龟又称“珍珠龟”,自然也有其独到之美,只是相对容易腐皮。如今一些不良商贩,为了吸引眼球、制造奇异,把这些龟苗的背甲上涂得色彩艳丽、五花八门,仿佛一幅幅移动的迷你油画,这便是“油漆龟”,殊不知,这些

龟、剃刀龟一直到“蛋龟之王”窄桥龟,因其皮实好养、形态独特,亦是炙手可热,只是蛋龟家族大多有一定攻击性,都长着一张钩子嘴,互动时要多加注意,被咬上一口还是很“难忘”的。“侧颈龟”家族里,原产非洲的沼泽侧颈龟、西非侧颈龟,一度成为网红,也是圈粉无数,因其幼时呆萌可爱、富有喜感,特别受到女生的青睐。

龟,这种古老的生物,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它象征的不仅仅是吉祥、长寿、财富,更实实在在地给当今行色匆匆的人们带来宁静和欢乐,你可以用食物去逗引它们在水中穷追不舍而捧腹大笑,也可以静静地欣赏它们探头探脑、游来游去或是趴在石头上久晒背而暂忘烦恼、放空身心。

龟之趣,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,亦非文字概括可以包揽。如果你也有兴趣,不妨挑一只亲自体验,好生饲养,长伴左右。

养龟,其实也在养心……

它的脑袋便跟着微微一偏,胡须轻颤,恍若在琢磨这个谜题。请

我家宠物 看明日本栏。  
十日谈 责编:沈琦华

返古开新的中国思维简史

秦朔

序跋  
精粹

1986年秋天我进入大学校园时,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一书正流行一时。书中将中国文化比作“酱缸文化”——水不能流动,污秽肮脏的东西愈沉愈多、愈久愈腐,就成一个酱缸。那时我们确曾认为,传统文化更多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,如同黑格尔在《历史哲学》中所写的,“中国历史从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,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,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。”

今天,斗转星移,我们对东西方文化势位的理解已有了根本变化。很多国外学者的看法也在改变。例如,德国齐柏林大学教授宁洲明(Matthias Niedenfuehr)提出,“我们将需要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来建设新的商业文明”。他认为,以“修身”为本的儒家,崇尚“无为”的道家,倚重制度奖惩、追求效率的法家,出奇制胜的孙子兵法,对当代领导力都有启示。像他这样的西方学者,正越来越多。

文化如江河,守其源方能奔涌不息。水姐热爱中国传统文化,并以自己坚持不断的创造性努力,为这条江河注入自己的活水。她的努力让我想到梁启超先生在《读书指南》中说过的话:“中国学问界,是千年未开的矿穴,矿苗异常丰富。但非我们亲自绞筋沥汗,却开不出来。反过来,只要你绞一分脑筋一分汗水,当然还你一分成绩,所以有趣。”“中国书没有整理过,十分难读,这是人人公认的。但会做学问的人,觉得趣味就在这一点。吃现成饭,是最没有意思的事,是最没有出息的人才喜欢的。”

水姐孜孜不倦的努力,加上文化底蕴丰厚的知止斋主的加持,凝聚成《公子书》这部好书。我谨向广大读者推荐。

为善最乐,读书便佳。让我们一起品赏。

丑,在如今的我们看来,都是寻常。寻常人解决寻常事,靠的就是心对心。

母与子的心,就像河的两岸,中间有舟楫,来回穿梭交流,有时水面波浪

起伏,有时又风调雨顺。当阳光洒满这条河流,两岸将是阳光普照,牛羊肥美,绿草茵茵,鸟语花香,这便是人世间最好的地方。

龟、剃刀龟一直到“蛋龟之王”窄桥龟,因其皮实好养、形态独特,亦是炙手可热,只是蛋龟家族大多有一定攻击性,都长着一张钩子嘴,互动时要多加注意,被咬上一口还是很“难忘”的。“侧颈龟”家族里,原产非洲的沼泽侧颈龟、西非侧颈龟,一度成为网红,也是圈粉无数,因其幼时呆萌可爱、富有喜感,特别受到女生的青睐。

龟,这种古老的生物,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它象征的不仅仅是吉祥、长寿、财富,更实实在在地给当今行色匆匆的人们带来宁静和欢乐,你可以用食物去逗引它们在水中穷追不舍而捧腹大笑,也可以静静地欣赏它们探头探脑、游来游去或是趴在石头上久晒背而暂忘烦恼、放空身心。

龟之趣,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,亦非文字概括可以包揽。如果你也有兴趣,不妨挑一只亲自体验,好生饲养,长伴左右。

养龟,其实也在养心……